



辛克莱·路易斯著

王孙梦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王孙梦

〔美〕辛克莱·路易斯著

杨小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inclair Lewis
KINGSBLOOD ROYAL

本书根据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47 年版译出

王 孙 梦

〔美〕辛克莱·路易斯著

杨 小 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31,000

1980 年 8 月第 1 版 198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册

（据原上海文艺 1959 年版修订重排）

书号：10188·134 定价：1.25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辛克莱·路易斯晚期作品之一。

聂尔·金斯伯勒是个天真诚实的青年。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负伤回国后，无意中发现自己有点儿黑人血统。起初，他极其恐惧，唯恐“秘密”被人发觉，他全家会象美国一般黑人那样，受到残酷迫害。后来，他亲身体验到黑人的痛苦，经过长期艰苦的思想斗争，以及新结识的黑人进步朋友给他的启发和帮助，他的正义感终于战胜他的保守的错误思想。他公开宣布自己的“秘密”。他果然遭到一连串打击：父亲暴卒，家庭瓦解，朋友唾弃，长期失业，最后遭到暴徒袭击，被捕入狱。

作者通过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转变过程的细腻而生动的描写，对种族歧视问题提出了有力的控诉。

贝林汉先生，这个活该受报应的家伙，是弗来福—赛福公司的助理会计。他这时候正坐着汽车打纽约到温尼伯市^①去。陪着他一起去的，有他的太太，和他们那位令人望而却步的女儿。因为他们是纽约人，只有因公出差这类事由，才会把他们拖到这样荒僻的地方来。他们对于宾夕法尼亚州以西的任何事物，哪有一样能看得上眼呢。他们一路上讥笑芝加哥胆敢修建摩天楼，讥笑麦迪逊^②也竟装模作样地办一所大学，并且，在他们驶入明尼苏达州边境，看见了一张载有“万湖区”几个字的广告牌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停下车子，尖声叫嚷一阵。

那位被父母叫做“妹妹”的贝林汉小姐，发表高论说：“你要不是有纽约人的幽默感，就决不能了解这张招贴为什么这样可笑！”

他们在明尼苏达州境内，路过的第一座草原上的小村落非常简陋，只有六所小茅舍，一个修车房，一家杂货店和一座备有一架很高的红色起重机的谷仓。这时候，贝林汉太太吃吃地又笑了起来：“喏，他们这儿居然还有一座帝国大楼^③哪！”

“可不是么！这儿的姓什么史文逊的、本逊的、亨逊的之流，每天晚上，准也都跑上彩虹厅^④去吃饭呢！”妹妹格格地笑道。

他们嘻嘻哈哈地，不知不觉又走了一百多英里路，应该想到吃中饭的事了。贝林汉小姐看了看地图说：“明尼苏达州的大共和国市^⑤，离这儿只有四十来英里路。看来那个土村子可真不小哪——人口有八万五千多。”

“咱们就上那儿去碰碰看也好。我想，他们起码总得有个卖饭

的地方吧，”贝林汉先生打着呵欠说。

“那儿啊，连顶上等的人说不定都在救世军^①的施粥厂里吃饭哪！”贝林汉太太象一条小狗似的叫起来。

“喂哟！您可要把我吓死啦。”妹妹说。

他们在索尔赛河边的断崖上，居高临下，看见了布鲁奥克斯国民银行大楼的石灰石尖塔。华盖特木制品公司在一九四一年用钢铁和玻璃砖搭成的货棚，也看得清清楚楚。贝林汉先生说：“嘿，他们这儿还有个规模不小的兵工厂哩！”

大共和国市的人口，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已由八万五千增到九万。在这将近九万个不朽的灵魂看来，这个城市便是宇宙的中心，也是测量一切距离的起点。莫斯科被他们说成是离“家乡”六千一百英里的一个地方，沙特阿拉伯是华盖特公司推销墙板、活动木房、螺旋器的市场。可是，姓贝林汉的这一家人，因为知道纽约的五号街和四十七号街的交叉口，才真正是太阳系的中心，所以，他们要是一旦发现，下面山谷里那些头脑简单的居民中，有多少人认为纽约只不过是有些旅馆、滑稽戏、一个犹太人区和一条华尔街的城市而已，那他们要不气炸了才怪呢。

贝林汉太太催着说：“走。别浪费时间。这个破地方有什么看头儿。这本旅馆指南上说，派恩兰饭店的菜最好。咱们去试试看吧。”

到派恩兰饭店去的一路上，他们必定经过了一八八〇年建造

① 加拿大马尼托巴州之首府，在温尼伯湖之南。

② 威斯康星州之州城。

③ 纽约市著名大厦，共有 104 层，楼高 1265 英尺。

④ 纽约市帝国大楼里的一家馆子。

⑤ 作者虚构的一个明尼苏达州的城市，为这篇小说的背景。

⑥ 英国人威廉·蒲斯(1829—1912)于 1865 年创设于英国的军队式的宗教及慈善团体。

的那几座有涡形装饰的宫殿式建筑物，一座意大利天主教堂，一家当铺——不久以前，一个立陶宛伐木工人把他用来杀死矿场上一名暹罗籍厨师的那支盒子枪，就当给这家当铺——和一家被认为是威廉堡与达拉斯两地之间最著名的时装店，此外，还遇见了一名曾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飞行员，和一位有哲学博士学位的黑人牧师。不过，他们自然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派恩兰饭店是一座花毯型砖墙、九层楼的大厦（明尼阿波利斯市^①的洛弗勒·奥弗拉哈狄和西伯夫设计的），贝林汉先生走到跟前，有点疑惑地说：“哎，我想咱们在这儿总能马马虎虎凑合上一顿饭吧。”

派恩兰饭店里的两个餐厅中派头较大的一个，胆敢用菲苏里厅^②这个名字，又是他们三个人认为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可是，他们假如知道当地人也象他们一样，把这个名字念成“费索利”，那他们就不会认为很有趣了。

菲苏里厅里有庞贝^③式的红墙，意大利十六世纪的菜盘，和把着大门两边的西班牙酒坛，还有一幅由当地肖像画家画的“古希腊人赛跑图”作为沿墙饰带——这些装饰都是为了烘托出十六世纪的气氛。

“哎哟，他们这儿的穷派头可真够瞧的！我说这个地方叫——叫什么来着？”妹妹挖苦地问。

“大瀑布城吧，”贝林汉先生说。

“哪儿的话！你刚说的是那个出家具的地方，艾拉姑妈的老家。这儿是叫——”贝林汉太太瞅着地图，一副权威神气地告诉了他们，

① 明尼苏达州的工业城市。

② 菲苏里为意大利中西部托斯康省的一座小城。城里有著名的教堂。此城之名为美国大都市的“上等”饭馆所采用。

③ 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湮没的意大利古城。

“这儿是大共和国市。”

“这个地名起得可真滑稽！”妹妹说。“听起来真象独立纪念日那样神气。天啊，这些个土包子！”

一个相貌堂堂、身子骨笔直、脑袋长得象个棕色弹子球似的茶房头儿，小心周到地把他们带到了一张餐桌跟前。他们并不晓得，这个人就是黑人社会中保守派的首领德莱克斯·革林绍。他有点象个大主教，象个将官，也象个参议员，而且，他要不是干茶房这一行儿的话，又不是长得乌七八黑的，说不定就真会成了个什么大主教、将官，或是参议员这类人物。

贝林汉先生点了一客匈牙利胡椒土豆烧牛肉。贝林汉太太毫不迟疑地表示出她对烤羊腿的兴趣；妹妹呢，一面要了一份鸡肉色拉，一面又很刻薄地对那黑人茶房说：“喂！你们可要在里边摆点儿鸡肉啊！”

他们见到这里的茶房也会鞠躬和说上一句：“是，小姐……”又不禁笑得透不过气来，可是，为什么觉得这样可笑呢？他们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也许，就象他们所说的吧：“你要不是个纽约人，就不会懂得我们的‘幽默感’。瞧，象这么一个卖杂八凑肉的破小铺里，一个端菜的黑鬼儿还要来这么一套，就跟他是在咱们纽约的李茨饭店①里似的，哼！”

其实，贝林汉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在纽约过节下馆子的时候，并不是到李茨饭店去，而是光临比较经济实惠的史拉弗特菜馆的。

妹妹装模作样地吃她的色拉，可是一点也没有留下，连面包卷也都吃得精光。接着她就白着眼四下看了看菲苏里厅。

“嗯，嗯！可爱可亲的爸爸妈妈啊，你们瞧见我右边那一桌人没有？那个小伙子——你们把他弄来给我吧。”

① 纽约最奢华的一家饭店。

那位被她看中的男人，约莫三十岁左右，显得和蔼可亲。他皮肤雪白，肩膀结实，两只大毛手上全是雀斑，可以说，长着他那样枣红头发的人常常具有的特征，在他身上全能找到。你一瞧见他，就会想到他这个人，原先一定喜欢踢足球，而现在已经改打网球了。但是，他全身最惹人注意的还是他那双特别天真的蓝眼睛，和他那天真而又热诚的笑容。

“他真象个苏格兰军官，”妹妹带着欣赏的口吻说。“只是少穿了一条苏格兰短裙。”

贝林汉太太吸溜一下鼻子说：“得啦，妹妹！照我看，他倒是象个皮鞋铺里当伙计的。”

话说到这儿，他们就忘掉了这位并非皮鞋店员，而苏格兰血统又不过四分之一的青年。他实际上是个银行小职员，名字叫聂尔·金斯伯勒，不久以前还是一个陆军上尉呢。

贝林汉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吃过中饭以后，继续往北走。他们因为架子太大，不肯向那些野蛮的土包子问路，所以走了岔道。他们兜过名贵的住宅区，渥太华丘，又穿过那一片有整块玻璃的大窗户、灰色的盖屋板、水泥墙和柏油屋顶的房屋，就是新近由一家房地产公司建造起来的林荫公园住宅区。他们从菩提树篱路^①拐进凤仙花道的时候，并没有留意到路口西北角上有一所簇新漂亮、整齐耀眼的“英领殖民地式住宅”的小房子，雪白的宽阔墙板，蓝色的百叶窗，他们也没有看见一位又神气、又漂亮的少妇和她那个只有四岁的小姑娘，两个人都是金黄头发，粉红脸蛋儿，这会儿正从这座小房子里往外走。然而，这所小房子正是聂尔·金斯伯勒上尉的住宅，这两个人也正是他的妻子薇思德，和他活泼可爱的小女儿蓓蒂。

① 夹于两排树当中之路谓之篱路。

“我看咱们是非得打听打听路不可了。你说这儿的老乡能懂英文吗？”贝林汉太太气呼呼地说。

这天晚上，他们快走到克鲁克斯屯，他们预备过夜的地方，那时候，贝林汉先生边想边说：“咱们今天吃中饭的那个小村子叫什么来着——就是咱们打那儿一出来就迷了路的那个地方？”

“真有趣儿，我也想不起来了，”贝林汉太太说。“总是大河市什么的吧。”

“就是有个漂亮小伙子的那个地方，”妹妹说。

二

聂尔·金斯伯勒和他妻子薇思德正在为着佣人问题，心里闷闷不乐。象他们这样一对宽宏大量的夫妇，照理说，是不该有这样的烦恼的。不过，这也不完全是一场家庭不幸的喜剧。因为，即使在一位年轻银行工作者的“英领殖民地式住宅”中，有时也会发生最错杂的悲剧。

你要是看见聂尔·金斯伯勒，一定会说他这一辈子不会遭遇什么大的不幸，也不会有怎样大的出息。他那红红髻髻的头发、蓝蓝的眼睛、高大健壮的体格、总是笑嘻嘻的脸，各方面都显示出他这个人学识不广，心眼儿也不多。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间，聂尔在大共和国市的第二国民银行当助理出纳员。总经理是约翰·维廉·普鲁特先生。

聂尔不论是对他的家庭、朋友和工作，还是对打猎、钓鱼和打高尔夫球，或是对跟这三项活动有关的什么枪械、钓鱼竿、独木船这类既吸引人而又很幼稚的玩艺儿，都同样爱好。然而，他这会儿

再也不能到明尼苏达州北部的森林里、湖泊上去远足了，因为一年以前，他还是个陆军上尉的时候，在占领意大利一个小乡镇的战斗中，他的右腿给打残废了。

这条腿总是要比他的另一条腿短上半英寸。可是，他这会儿已经一瘸一瘸地走得挺有精神了。他相信，顶到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就可以在网球场上勉勉强强地打它几下子。跛行这个毛病，并没有怎么影响他的风采；他依然是城里的一个美男子。那条瘸腿使他走起路来有一种近乎滑稽的侧斜，不过，他的胸部和胳膊还是跟从前一样有劲。

去年圣诞节，他是在英国一个陆军医院里痛苦万分地熬过去的；今年这个节日呢，他身边可就少不了有他最心爱的薇思德——那位身段颇长，性格活泼，情感深厚，而头脑也很清楚的妻子，和他那年仅四岁、爱称叫做蓓蒂的女儿伊丽莎白——性情温柔、招人喜欢、肤色象奶油杨梅、头发跟香槟美酒一般的蓓蒂。

聂尔生于一九一四年，那会儿正是第一次大战有发热征候的时候；他曾经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神圣意义的战争。如今他在林荫公园网球俱乐部，常常一边喝着冰冻威士忌汽水，一边大胆地说，并且几乎确实相信，决不会有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得那么巧，把慈悲的上帝们（他信奉浸礼会^①上帝，薇思德信奉主教会^②上帝）可能赐给他们的儿子给抢去。

他的父亲堪尼·金斯伯勒大夫，是个著名的牙医师，多亏上帝保佑，现在还活着，也还在开业（诊所设在齐伯瓦大街西莱姆赛路口的技艺大楼里）。他的外祖父埃葛·塞其纳，是一个已经退休的电话公司职员，这会儿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这样，聂尔就有科学

① 主张受洗礼时，要全身浸于水中的教派。

② 主张教会应由主教领导的教派。

家和工业家的可靠的家庭关系。不过，应该承认，就财富和社会地位来说，他这个家可就大不如薇思德的娘家“高尚”了。薇思德的父亲摩尔顿·比霍是草原电力公司的总经理，而她的伯伯奥里威·比霍呢，则是霍盖特几处大工厂的最高法律顾问。在大共和国市，一提起姓比霍的来，就跟提起闻名全美国的姓亚丹姆斯的、姓西赛尔的和姓潘纳特里的几个大家族一样。

薇思德担任过美国青年女子协会^①主席，是亥瑟尔田园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健将，也曾做过本郡成绩最突出的战时公债推销员，圣安瑟姆祭坛会秘书，妇女俱乐部计划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她还得过环球桥牌比赛会冠军奖；一套饭后用的咖啡杯碟。虽然如此，她可还是很通达人情呢。

她是弗吉尼亚州私立四维伯莱大学的毕业生。过去，谁都认为她各方面的修养，要比当时的拿明尼苏达大学当旅馆住、整天喝啤酒鬼混的聂尔多少高明一点。可是她说，“我不是个有多大学问的人啊。说句良心话，我只不过是个家庭妇女。”

她脸儿窄小，稍微长一点儿，可是一对诙谐的蓝灰色眼睛给增添了不少神气。她的头发是普通栗色的，不过长得又厚又密。她那两只手长得比聂尔的丰满，因为聂尔的手虽然很有劲，可是手指显得太细。薇思德很爱笑，不过笑起来很有分寸。她爱聂尔，尊敬他，同时跟他也投合；她在电影院里，常常拉着他的手；在卧室里，她对他很端庄。聂尔的腿受伤以前，她很喜欢跟他到人烟稀少的边疆湖泊^②上去划独木船。她脑袋里装的，都是聂尔那一套“稳当可靠的共和党保守主义思想”，所以，不论是对金融、对捐税，或是认为美国工会组织不中用等想法，两个人的见解都能一致。他

① 由有闲女子组成，从事所谓慈善事业。

② 指明尼苏达州东北部美国边界一带的湖泊。

们真是一对“幸福的美国青年夫妇”。

薇思德虽然是在旧郊区贝塔密大街上一座灰色石块筑成的比霍公馆里长大的，可是，这会儿住在林荫公园那种淳朴而带有艺术气息的环境里，倒也很称心如意。在这儿，有树林，也有小山丘，两者年代相差不多。树林有的成曲线形，有的成月牙形，而小山丘则环抱着一片片阳光普照的青草地。这全都是房地产家兼建筑事业家维廉·斯塔普不惜巨资建造起来的。

薇思德对她那座雪白的小房子，和房子前面别致的半圆形露台，以及它每根细长的支柱，都很喜爱。说到室内，客厅虽然布置得还算朴素，却象女人用的金色钱包那样漂亮。这里有深蓝色灯芯绒套子的软墩，棕色的窗帘，一只轮船上用的钟，跟一个红光四射的壁炉（电气的，里面装有玻璃假煤块）。壁炉架上摆着一顶德国钢盔，据说还是聂尔在战斗中缴获的。然而，更足以表明他们气派的，要算这小房子的前廊，因为那里不但有红瓷砖地，绿色藤条家具跟活动酒柜台，外面还有壮丽的风景。你隔窗一看，就能看见对面山头上，艾森霍先生那座号称“山居”的不同凡响的公馆。

这样富贵的生活，显然决不是一个普通的银行出纳员所能享有的，而聂尔还是在一两个月前，才当上出纳员呢。他所以能过着如此豪华的日子，并且还能雇一个女佣人在家里侍候，这完全是得力于他岳父的接济。说来这也是美国文明的特征之一：你虽然有辆“卡狄拉”轿车，却得自己动手擦皮鞋。所以能有个女佣人，是多么时髦而又难得。然而，这种文明也不能说是不完美，因为你可以任意地欺侮那些佣人，就当他们都是铁打的一样。

在林荫公园里，显然全没有渥太华丘那一带的“点缀品”，象什么砖墙花园啦，铁面无情的汽车司机啦。聂尔的邻居住的房子，不是科德海角别墅式的，就是那种七间式的农舍，再不然就是那种冒

充一半用木料、一半用石头盖的普通木板房。沿着月牙形的篱路和小道儿，有不少喷泉。比较热闹的一片广场，名字叫“卡尔夫”^①，四周有许多时髦的店铺，门前都有不大协调的西班牙式拱廊。然而，这座水泥质的小型格拉纳达城^②，到处有孩子在欢蹦乱跳，有母亲在推着婴儿车，父亲拿着耙子在清除落叶。

维廉·斯塔甫先生(可别忘记，这个人不久以前，做过大共和国市的市长)，他私下跟你说：在林荫公园，保险没有犹太人、意大利人、黑人，也没有非常贫困的人，就象这里听不到吵闹的声音，找不着蚊子的影儿，看不见直楞直角的街道一样。他又公开宣传：

“童年的美梦啊！少女的绮思啊！锦旗飘扬的塔影下，明镜般的池沼旁，那位洁白如莲的女郎，和往昔情场的逸事，今在何处？这种美好的梦境诸君在今天犹能寻得。您梦想中的那种幽雅的生活、富有艺术意趣的景色、美国生活方式，和新奇时髦的设备，在林荫公园，应有尽有。价格低廉，条件公道，来函或电话接洽皆可。两处经管处，每逢星期三营业至晚十时止。”

聂尔和薇思德每次见到这首标准的摩登诗歌，就不由地撇着嘴角笑它一阵。但是，他们也认为林荫公园是一个乐园，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乐园——再说，他们这所房子的价款差不多都付清了。

他们的双人卧室(这间卧室带有一个瓷砖洗澡间，内有海马和莲花装饰)后面就是蓓蒂住的屋子。在那儿，当然少不了有什么小兔子和米老鼠一类的玩艺儿；再后面，就是一间象鸡笼一样的小储藏室，屋檐墙角格格楞楞的，屋里到处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他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聂尔的窝儿”，有时候拿它做客房用。聂尔

① 原系法语“十字街心广场”之意。

② 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大城市。

常常一个人躲在这儿，欣赏他的钓鱼竿和球棒子，欣赏他在一九四一年得的那只箭簇打靶比赛优胜杯，和他最喜欢的那一套枪械。他有一杆早先哈得孙湾^①商人用的旧来福枪，有一支过去皇家骑兵用的○·四五自动手枪，还有半打新式的来福枪。他一向就羡慕过去边疆居民的生活，羡慕一八二〇年在明尼苏达州边境上活动的阿斯托公司^②的生意人，同时，他也喜欢看见日历上面印着划独木船的人或是关于麋鹿的生活的图片。

他那数量不多的书籍，也全堆在这儿。有《吉卜林^③全集》、《欧·亨利^④全集》、《福尔摩斯全集》各一套，还有一部银行史，几册《美国地理杂志》合订本，杂志中有比斯莱论述网球的文章，和摩里森谈高尔夫球的短论。在这些成套的书籍中间，挤在书架的后面的，还有一本埃米莉·迪金森^⑤的著作，这是他在大学读书时，一个姑娘送给他的。这位姑娘的姓名和相貌，聂尔虽然都已经记不起来了，可他有时候还会拿起这本书，翻一翻，想一想。

家里最叫他俩伤脑筋的是狭窄门厅末端的那两间屋子。这是他们那位年轻的黑种女佣人白菲瑞达·格雷小姐的卧室和专用浴室。

因为想在战争的年月里留住一位女佣人，他们就尽量把白菲瑞达的房间布置得十分漂亮。这间卧室的设备一应俱全，包括收音机、绣花床单和几本《家政杂志》。在浴室里，还有一条道地的英国丝瓜络，是薇思德一时心血来潮，买来送给白菲瑞达的。但白菲

① 在北美洲东北部。该湾沿岸是英国人侵入北美洲最先占领之地区。

② 约翰·阿斯托(1763—1848)所开设的一家大皮货公司。

③ 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歌颂所谓“白种人优越”的帝国主义论调。

④ 欧·亨利(1862—1910)，美国短篇小说家。

⑤ 埃米莉·迪金森(1830—1886)，美国女诗人。

瑞达乍一看，还以为是一个什么干瘪的大虫子呢，差一点没有立刻甩手走掉了。

再说，白菲瑞达对薇思德给她的那块鸭蛋形粉红浴皂也不肯用，理由是：她的黑皮肤太娇嫩，起码得用一元钱一块的玫瑰香皂……薇思德后来也给她买了一块，白菲瑞达可还是不想干下去。白菲瑞达要是愿意显显自己的本事的话，倒是个呱呱叫的厨师，可是她现在并不想显本事。

白菲瑞达二十一岁，身材细长，轻盈自如，显得很漂亮。她坚决不肯穿长统袜子，即便是在侍候开饭的时候，也是如此。她的两条肉感的腿，皮肤是古铜色的，看上去又温呼、又细腻。这两条腿，她那条挑逗人似的裙子也遮不了多少，经常害得聂尔和他的男客心神不定——不过他们压根儿也没对她有过什么表示。

聂尔和薇思德为了迁就女佣人，精神上所受的痛苦，远远超过自己动手料理家务的烦恼。因此，未免使人担心，他们俩——由于白菲瑞达的缘故——会对黑人怀有明显的反感，同时对犹太人、印度人、爪哇人和芬兰人也怀有不十分显著的好感。

三

“不对，”聂尔对薇思德说，“我一直觉得普鲁特先生很固执。在他眼里，只有象咱们这样有英国、法国或是德国血统的人，才是了不起的。他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爱尔兰人、匈牙利鞑子和波兰佬，都抱有成见。他显然不明白咱们这儿是一个新美国。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虽然反对种族歧视，可我还是知道，黑人这会儿在哪些方面低人一等，将来也一直是这样。譬如说吧，咱们白种士兵正在

意大利战场上拚命的时候，他们却在码头上逍遥自在地卸货！这就能叫人体会出是有差别的。再说，咱们这位白菲瑞达，一天到晚尽盼望挣得一个好莱坞明星那么多的钱——可是深更半夜还在外边乱逛，哼！”

他们俩正在厨房里，坐在那张深蓝色钢精桌子旁边的两把红色钢精椅子上，喝冰冻威士忌汽水。他们这间设备新奇的厨房，里面除了白搪瓷电炉、电冰箱以外，还有洗碟机、新式垃圾箱呢——这真是一间“典型的厨房”，足以取代过去的野牛和圆木小屋而成为美国的象征。

这刚好是薇思德表现出进步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晚上。

“我倒不是这样看法，聂尔。我觉得，白菲瑞达比起那些天天都得开着家里的汽车出去兜风的、十四五岁的白种时髦丫头，并不见得有什么更过分的要求。本来吗，要是叫我整天在别人家的厨房里，油气菜味熏着，我也不甘心受这份罪。不知道您这位妄自尊大的金融家可乐意干？”

“是，我大概也不乐意。可是，不管怎么说吧：自己能有一间私用洗澡间，又不象我听说的麦由街黑人区里那样，五六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相反地，她可以有机会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睡大觉——固然罗，后边那一道楼梯，难免叫人疑心，不过我总还以为白菲瑞达是一个人睡觉——这还不够舒服的嘛！再说呢，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半，我们在银行里正忙得头昏脑胀的时候，她却在这儿闲着没事儿干。白吃白住，每个星期还可以存起十八块钱来。”

“唔，可你挣八十块呢！”

“可是我得养活你——也得养活白菲瑞达！”

“可是，她跟我说过，她也要接济她爷爷——就是在派恩兰饭店擦皮鞋的那个黑老头子，老华士。”

“是，我知道。”聂尔的心有点软了。“白菲瑞达总是替人家看